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五之十四

性理門

皇極 附 中道 中德 中庸 中和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君建極臣會極○君令於上則建極之責當歸之君臣共於下則會極之責當歸之臣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然氣稟之偏者則剛過於暴亢柔至於弱植其介失之矯其和失之流或外示辨別而爲苟且含糊或名爲端方而爲模稜緘默此其責獨在上而不在下乎然人君者中道之宗主也剛者矯之柔者植之其偏者約其大過正者扶其不及毋淫朋比德而爲公道之累毋內陰外陽而開羣枉之門此其

責獨在下而不在上乎有皇極之君主張於其上則有皇極之臣翕從於其下獋兮獋兮風其吹汝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此其責蓋未有難者

稽古偉議歷代皇極興廢○皇極之道原於天而授於人包羲氏以之撫世御俗康衢有爾極之謠堯舜禹以之更相傳授在書有執中之語湯之肇脩人紀者此極也文王之順帝之則者此極也箕子洪範之陳極以皇言豈非維持宗主皆上之人實爲之耶自周轍之東皇極不復建矣春秋戰國以權謀亂皇極秦以法律反皇極兩漢以亂臣壞皇極三國以姦雄敗皇極晉以五胡壞皇極魏以夷狄背皇極隋以窮奢極侈棄皇極唐以𦒿后強鎭滅皇極極之不建泯泯棼棼蓋

千百年于此矣

歷代建極在上○蓋自漢以名節壞皇極也而後黨錮諸賢更相標榜君厨俊及之號一勝而姦雄遂得以籍口矣自晉以清談壞皇極也而後江左名士自望欺時老莊之學一勝而神州始至於陸沉矣自唐以朋黨壞皇極也而後關予分朋根據盤結牛李之爭牢不可破而國之事去矣豈是三壞是非士大夫之過也上無宗主皇極之君姑聽其自為消長自為勝負中流砥柱寧幾何人勁風所移趨者瀾倒是無怪其或然也胡不即諸古而觀之何居舜之朝而九官相遜其和而不流也如此又何生成王之世而十夫予翼其同而不阿也又如彼蓋有執中之主則讒說殄行不得以肆其奸而

有叙辟之君則雖有淫比之徒亦何由而投其隙然則未敢歸咎於士大夫而猶以望於上之主張吾道者良有以也

法祖嘉猷 我朝聖明立極○惟我國朝列聖相承主盟公道如愛珠玉扶持大中如護元氣前代人才有各立之黨也而我朝人才趨事赴功無異黨也前代士學有自專之門也而我朝士學救時行道無專門也風俗無異好大抵皆篤厚而朴素政尚無異尚大抵皆端簡而忠實數百年間坯陶於造化之中初無圭角之可露此其為極夫豈勉強而求合者歟故雖晦蝕於新法盛行之餘而不能不開明於元老登朝之後雖湮鬱於偽學禁籍之日而不能不表章於宗相登庸之時雖偏勝於和議角立之中而不能不扶植於更化改絃之

頃則我朝之皇極蓋渾渾乎一元之默運也然君子致論其故猶願爲慶曆之車不願爲元祐之舟猶願爲一夔一契之迭相唱和不願爲蜀黨洛黨之互相指目可也蓋士大夫者當陰享其皇極之實而不當爲皇極之名名之盛實之衰也於此而均調彼此消釋異同此調停之說所以使人至今扼腕者蓋欲其有此實而不欲其有此名也

我朝君相立極○惟我國朝聖君賢相相與講明者無非以皇極爲立國之本熙豐之初國論嘗偏激矣元祐再激矣紹聖復激矣一時君相力主調停建靖之說者所以主盟此皇極也建炎之初國論嘗偏失矣紹興又失矣開禧復失矣一時君相堅持消釋朋比之論者所以扶持此皇極也皇極之

道流傳至於今日而未泯為我宋之民者何其幸邪

張警隱建極在正人心○人君之收拾人才非以君子小人含糊一律不問是非調停並進而謂之皇極又非取其依違兩可不取廉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而謂之皇極苟惟人心之趨向不正而徒以皇極之說為天下倡則前日賢智之太過固可創矣而今之所謂皇極者安知非鄉原之與時俯仰而奄然媚世者乎前日愚不肖之不及固可懲矣而今之所謂皇極者安知非子莫之執一無權而名為執中者乎外索之若無過而中實妄庸而無所執守問之則曰皇極當如是也名視之若中庸而其實則同流合汙而無所可否問之則曰皇極當如是也人心不正而徒以裁節劑量而歸之中

中此皇極之說適以爲天下害也

九疇統於皇極○洪範之序雖次於九疇而九疇之用實統於皇極皇大也極中也八疇皆言數而此獨不以數言蓋以大中之道無所不包也故自其綱領而論之而色而康動容貌也好德錫福公予奪也無虐無比消朋黨也有會有歸絕違衺也王道無偏則政莫不正正人既富則官無不敘以至持正直則可決群議之疑公好惡則毋咈百姓之欲如綱之挈其目自張如領之挈其裘自順凡散見於皇極之所統者無非源本帝王之心學茲非綱領之所自出乎

皇極在於踐行○古之有行皇極之義者武王是也體之於心行之於身厚信明義即皇極無陂之一言志以道寧即皇極

至正之道由是充之則見於君德也勝怠勝欲之有銘而視聽言貌思可以格時若之證見於主權也厚賞顯戮之有誓而生殺予奪可以享平康之福以淫朋比德為戒則灼見俊心以之昭事也以彝訓敷若為念則號令發施罔有不臧也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則入政之先後無不舉大而友邦冢君微而虎賁趣馬則庶職之體統無不當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其與謀及卿士庶人同一意泰誓之一篇撫后虐讐其與星有好風好雨者同一義以武王之所行質皇極之所陳若合符節若同度量無他皇極之道有以主之也

綺語駢珠

温洛呈祥　夏禹導其源於前　上接無極二五之奥

龜書闡秘　箕子疏其流於後　下開萬世道統之傳

如樞得中以應無窮　位四六之中而主之以次五

如軸處中而運無極　合九疇之事而統之以皇極

天下以一人為皇極　以極處身則繼前聖之絕學

一人以一心為皇極　以極御世則開萬世之太平

大禹用之而興夏　自次二至次九無一事而非用

武王用之而興周　自敬用至嚮用無一言而非用

當今獻策 立心以立至極○在民為極在君為心至靈而不昧至大而無對公平無我心之體也必無作好作惡之私而後可立此心之皇極稍有偽妄極者廢矣至中至正心之位也必有無反無側之體而後可以正此心之皇極稍有回邪

極者廢矣必陽明常勝陰濁不行以此爲君德之皇極否則
儀狀雖莊於外朝非念莫禁於宮壼反之於心未能以謹獨
爲念是不極也雨暘何以若必毋昵親恩毋寵近習以此爲
主權之皇極否則威福雖抱於眇躬政令多奪於私愛揆之
於心未能以奮發爲志是不極也僭忒何由杜必使小人之
蔓除君子之根植如皇極之無朋尚陽爲用君子而陰有進
小人之漸心有所疑未能審於用舍者是不極也必使渙汗
之行巽命之申如皇極之是訓苟今日下一令明日又屈于
行心有所惑未能決於是非者是不極也以皇極而立政則
必治具脩明國計充足而後可如空談相角責效茫然是不
留心於政事而不極也以皇極而設官則必黜陟幽明綜核

名實而後可如弄印踰時更出迭入是不究心於官職亦不極也廣詢從衆當以皇極爲公苟名曰集議和戰了無心無所主豈所謂極之道大政酌民當以皇極爲正苟曲有所徇進退猶豫心苟於安豈所謂極之道凡此皆皇極之條目未有不自人主之立心者始

建皇極以救弊〇夫吏習之誕謾苟且士風之奔競浮躁忠信未明奢侈未革是固轉移動化之未能遍格也夫使皇而受之示以好德錫福之意如皇極所言則誘掖之道既至彼將改心易慮凡向之誕謾者何慮其不轉而爲勤恪之習昔之浮躁者何患其不返而爲脩潔之士十室忠信之俗可長而召南節儉之風可興矣持節分閫不克竭忠總戎臨敵不

肯盡瘁撫字牧養之曠職論思獻納之乏選是固淬礪作新之未能不應也夫使念而録之俾之益羞其行如皇極所言則激切之理既盡彼將趨赴功名何患於向之不克竭忠者弗至於勤勞王家昔之莫肯盡瘁者弗至於踊躍敢爲龔黃撫養之政必聞皋夔言謨之忠必進矣以至欲濟國事則仇隙之端啓或定國是而黨與之私萌朝陳暮奏之反覆甲可乙否之毀譽伊欲使之同寅叶恭如虞朝之官忠言嘉謨如漢廷之臣特不過惟皇作極使之無淫朋無比德而已如是則今之所謂朋黨成風議論矛盾者又何必慮乎

建極之責在上○今中猶大明如日斯皦襃斜封墨敕魚鱗左右今無之囊羣憸根株望風成習今無之宮庭灑掃無險

誠之私朝廷清明無中出之漸是我皇上已植立皇極之標準矣而顧瞻周行雖未有絳灌妬賢之失而長沙斥逐尚且投閒雖未有恭顯深嗚之奸而東海公忠尤難孤立仗馬失鷄鳴之候群飛多狐媚之趍則往往軟熟者多而奮發者少磨礱砥礪者未一二而詭隨茍合者已千百此其故何哉豈上之人未有以轉移之耶抑士大夫之積習未易以遽起也爲今之計其有未均一者必使如諸葛武侯之布張公道魏弱翁之總領衆職何患其不均一其有未和同者必使如房杜之謀斷相助王魏之獻替盡忠奚患其不和同第恐源之之未清而望其流之澄不可得也

生意收結貫明其所謂極○嗚呼皇極之不明久矣先儒以

中為極不無見於堯舜禹湯執中之旨而後世之拘儒曲學不能深究聖賢之大意而反借孔鄭之言以籍口焉立人之朝不皂白一事而曰此含垢匿瑕之量也君子小人不能辨別其善惡而曰此包荒中行之道也其流弊之極至於為模稜為圓機為緘然為調停其禍天下國家者可勝言哉然則極之道不建固非生民之幸而極之說不明是尤生民之大不幸也方今聖明上在建極之責有歸矣執事其拭目以觀會極歸極之盛

立極保極之本○抑愚聞之人主之立極自正此心始大臣之保極自公此心始夫人主所以甄別人才以植立此皇極也其必聲色之不能移貨利之不能惑此心之正而後可以

立皇極是必利害之不能搖讒間之不能入此心之正而後可以立是極否則嗜欲一昏此心不得其正焉托皇極之說以自文為優游為姑息其不右皇極之祖也幾希大臣所以進人才以維持此皇極也是必用舍之得其當去取之適其宜此心之公而後可以保是極是必進退之合乎道黜陟之守乎法此心之公而可以保是極否則請托一行此心不出於公焉假皇極之名以自欺為含糊為苟且其不倒皇極之戈也幾希吁正即極也公亦極也愚願今日聖君正此心以立極於其上賢相公此心以保極於其下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將復見之矣管見如斯幸執事進而教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不叶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洪

【歷代事實】堯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列仲尼）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次五曰建用皇極（書洪範）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詩思文）文武作汝民極（書君奭）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禮）夫子再造彝倫一正皇極（文中子天地）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周公）

【先正論建】楊時奏臣聞堯之咨舜曰允執其中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歷代聖人率由斯道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意元祐盡復祖宗之舊大臣各持一偏之見皆未適中故也

【文集講義】橫渠云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正蒙書）程氏曰夫中者道之至極故

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以其中而高也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賢智之過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之不及也　龜山曰極於道爲大中在皇爲皇極在民爲民極皇能建之然後民能錫之則皇極民極一一皆本於君也　朱子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注訓皇極爲大中而後之諸儒一皆祖其說嘗以經之文義求之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設以極爲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屋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但先儒昧於訓義之實且未嘗

諦於人君脩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辭多含洪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必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　又曰皇天也極則有標準之義言人君正其身以為天下之標準天下莫不四面而內視之極則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幅共一轂今所謂皇極者只是順從為所可否說終東萊曰皇是極之體由其大則中可見正其中則大可有三德乃皇極之用時中之道也　象山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禀有清濁智識有開塞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　葉賢良曰故皇極非

不有也而其難在於建建極非難也而其難在於識其所以建天界之禹受之武王虛已而訪之箕子齋戒而言之皆建極也故曰其難在於建雖然後世之建極而能盡合乎箕子之言者何其少也故曰其難在於識此所以建

中道　附　以宗主中道立說

發題　中道之用在天下中道之本在聖人大哉中乎其萬理之總會萬事之樞要乎太極未判此中已藏於鴻濛冲漠之間太極既判此中遂著於鬱勃充滿之域惟上而建極之有人則舉天下皆受中道之賜否則是極不建大中不立天下之事將紛紜而莫之定矣是中也在易爲二五在洪範爲皇極在周爲民極勳華在位禹皋就列精一之中由是執之蒼

姬纂錄洛書闡發皇極之中由是建之冲人嗣服小毖求助
防民之中由是推之帝王相承同此中道也粤自周轍東馳
斯道晦蝕極之不建久矣其間亦有明理之君子爲之發明
其一二曰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證序於下大中之道不立
則咎證由之降曰皇之不極是謂大立不立咎證荐臻六極
降然下能言之而上不能行亦如彼何哉

策段 夫皇極之道本於無極肇於太極而建於有極者也皇
極之妙得於精神心術之微故大中之道見於日用常行之
際初不可以曲智小意而窺之也何者天下之理酌輕重謂
之中審斂散謂之中無過不及謂之中堯之授舜無他辭也
允執厥中而已舜之授禹無他說也允執厥中而已自今觀

之堯之咨舜寂寥短簡不過數語而舜之命禹則諄諄於危
微精一之訓疑若詳略之有異也禮樂刑政紀綱洪度巍巍
蕩蕩有萬世君臣懸想而不能及者堯舜稽古而禹亦稽古
聖學之光明也蓋修其道若帝之初成憲之遵守也邇言之
察昌言之拜嘉言罔攸伏矣三聖相授守于一道無非謂明
其實用也初何嘗又異用哉

國朝列聖相承每以建極爲已任寬猛得中之言拳拳於輔
臣之告語自有中道之訓歷歷於臣下之告戒立法貴在中
制惟其偏於立法而失厥中也矯枉畏於過直懼其失於用
中以滋後患也猗歟休哉有堯舜禹湯心傳之學乎

道原於一而散於什百千萬非一不足以御什百千萬非什

伯千萬不足以盡一知其一而不知什百千萬則中之道始窒窒則不足以用世知什百千萬而不知其一則中之道始雜雜亦不足以用世聖學者將以用世也或窒是中於徒一則乾道變化品物流形之德為何事或雜是中於不一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妙未易窮相古先民惟知中之散於道體者由一而萬故經緯相宜錯綜相成而莫不歸之於中又知中之原於心體者包萬而一故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而莫不行之以中虞夏商周之君則立此中者也子思中庸之書則該此中者也我朝諸儒之論則究此中者也

【證據】堯曰咨爾舜允執其中（語）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帝曰來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大禹謨）湯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仲虺之誥湯執中孟武王皇建其有極書注
中也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
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
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文
訏伊川曰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遺書
事物物上皆本然有个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則非
中矣經說橫渠曰中然後能貫天下之道正蒙或問南軒事事物
物莫不有中中者天理之當然不可過不可不及者也　朱
子曰執中所謂執未發之中也正所謂無過不及之中耳日
用之間當發而發彼未發者若何而可執也　又曰允執厥
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　南軒曰夫

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也無定體者以無適而不為中也當此時則此為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為中於他事則非中矣即是物則此為中於他物則非中矣蓋其所以為中者天理之所存也故論其統體中則一而已分為萬殊而萬殊之中各有中焉其所以為萬殊者固統乎一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各全具於萬殊之中也故中庸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此言夫統體之一也又曰君子而時中此言其散殊之萬也然則即其本之一者而言之謂之中有定體可也而即其無適而不為中者言之謂之中無定體可也文集

中德 附 以剛柔時措立說

【策頭】自昔聖賢之論德者多矣夫子之至德不外乎中庸大學之明德惟止於至善捨中庸不可以為至非善不足以言止則過此而求者不幾於汗漫無統乎老莊用心太高則捐撤藩墻鈎索方外而求德於無申韓用心太卑則拘泥器形嚴立等級而求德於有皆不足與論德矣何則德者得也人之所自得於天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近而踐履之常博而事為之大君臣父子無非妙用日用飲食莫非真機孟子之知與知此者也子夏不踰閑不踰此者也求之出孝入弟之時充之謂聖謂神之妙何莫非此德也然則退而論德者宜知其徑庭矣宜造其閫域矣

【策段】昔者虞周聖人任君師之責也作樂敎冑直寬剛簡其

別有四建極示人剛柔正直其分有三考虞書之所載與箕疇之所訓未嘗不歎古人於師道如此其備也直不專於直而必以溫則和順矣寬不專於寬而必以栗則弘毅矣剛不近虐簡不近傲則無棄材矣此舜之命官有曲就之功而無直施之術剛克非暴也去血氣之剛而已矣柔克非懦也去血氣之柔而已矣剛而非暴柔而非懦則歸於正直而已矣此周之訓民無偏黨之私而有正直之道嗚呼人有是性君有是教相與發躍以就之此上世之所以多全才而虞周之君所以有功於人物也　嘗觀通書之論剛柔也詳矣其曰剛善則為義為直為斷反是而惡則猛隘強梁耳其曰柔善則為慈為順為巽反是而惡則懦弱邪佞耳此言剛柔善惡

之異也然所以易其惡至其中則拳拳於師道之立焉甚矣師道不可一日不立於天下也夫人涵二五之精抱綱常之正其本然之性固善矣然才品不能無優劣器質不能無厚薄氣之不同不能無清濁力之不同不能無强弱自非聖人未有不局於氣質之性者古之任師道者知之以爲是陰陽之運五氣之不齊也順性情而立其教闡義理以開其迷明中和以會其歸涵養其德性和平其心術矯揉其血氣裁其過而合之中約其偏而歸之全去其惡而納之善使一世長短小大之材而會之於渾厚純全之域故中者不倚正者不矯淑者不爲懦固者不爲僻此人才所以易就而理性情所以爲王道之平也

書經說堯帝德 廣運乃武乃文書大禹謨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立政又用三德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不剛不柔厥德允修畢命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通書東萊曰人皆謂剛柔非是皇極之德殊不知所以用剛柔之德者乃是欲民歸乎中也正所謂舉偏補弊易之大過舉世本無過所以大過者乃是欲使之無過也正直言皇極 本體如此剛克柔克言皇極之用經說

中庸 (附) 以智仁與勇立說

策頭論實德者莫詳於中庸論入德者亦莫要於中庸中庸

之書夫子之微言篤論子思得之而筆之於書者也知仁勇謂之達德盖因是而造於高明廣大之域焉夫知先之致知也仁守之力行也勇行之知耻也道之大也其精極性命之藴其粗及事物之間其博會天地之理其約藏方寸之内其行神運孰能測之所謂德者得此而有之也探端索始不曰智乎踐履窮行不曰仁乎明辨固守不曰勇乎智必實知此也不實則非智仁必實有此也不實則非仁勇必實至此也不實則非勇

策段 且知仁勇三者之在天下其果何所自來也甚果何所從入也求之於道道無異名也求之於理理無異用也曰知者利仁仁者有勇初盖通其用也岐而二之門户何多耶吁

是固不當以岐設議聖人也說岐於初而理不岐於終言曉於此而理亦會於彼此豈非聖人曉人所從入之端也歟是故學不厭者智之實聖人則以好學之近而曉其入用力者仁之實聖人則以力行之近而曉其入能耻者勇之實聖人則以知耻之近而曉其入曉之誠是也又慮其不樂於趨也既誘之以脩身之效而又誘之以治人之效而又誘之以治天下國家之效丁寧懇數無所不至嗟夫夫子之中庸近之一說曉人其周哉

臧武仲雖知不容於魯寧武子雖知不免於愚智不若假道不諫之百里奚反可以稱知豈非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亦可謂見幾而作者矣非知乎舊政告新僅與其忠而仁則

不許怨欲不行惟與其難而仁則不知曾不若伯者之佐之夷吾反可以稱仁豈非匡正天下而吾民獲免左衽之嘆亦可謂澤被生民者矣非仁乎暴虎馮河者則以為無所取材撫劍疾視者則以為匹夫之勇曾不若孟施舍之不勝猶勝反可以稱勇豈非上下能為不勝之計而惟能以無懼為先亦可謂守氣者矣非勇乎

書題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之達德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庸中）子曰智者不憂仁者不惑勇者不懼（語註）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語）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智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又曰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朱子曰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又曰中庸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　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　游氏曰人倫天下所共由也故謂之達道智仁勇天下所同得也故謂之達德德者得乎道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三三德之成功至誠而已故曰所以行之者一智者知此道也故曰好學近乎知仁者體此道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勇者強此道也故曰知恥近勇乎蓋知恥能有所不爲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矣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成德也孔子自我無能焉夫成德豈易得乎

能知好學力行知耻則可以入德矣故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脩身之道不在他求人倫而已

中和 附 以因性導民立說

策頭君子之爲治因民之所有而化之者易拂民之所有而化之者難斯民有生之初大朴未散秉彝固存無非中也而中節之後無非和也惟其發於私情既生於是乎有中有不中有和有不和其中者天不中者人其和 天不和者人君子憫斯民同得是天同有是理方具昧昧而莫之覺故因其性分之内而曉之不敢縱其所有亦不敢拂其所有縱則其性蕩拂則其性逆蕩則愚天下者也逆則孤天下者也愚與孤二者皆失也彼民之中惟以禮而導之則天下之不中者

於是而中矣彼民之和惟以樂而導之則天下之不和者於是而和矣

𤣥氏曰天地以觀之陽不過午陰不過子嚴凝之氣不過西北溫厚之氣不過東南此天地之所以為中也惟天天以中而運化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一化於是均焉萬物於是育焉此天地之所以為和也天地本中和而位乎兩間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負陰而抱陽所得者天地之中也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者天地之和也故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知中和者人情之所固有非由外鑠也

且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然遂於物則

物得以亂其情逐於情則情得以汨其性自性而之情自情而之物則天者日虧而人者日勝矣彼非不樂乎中和也無以啓其情則知有物而不知性之有中和也聖人深知乎此也故不外情而求性也亦不敢外性而求中和也啓民情於趍向未定之初而發中和於一性不虧之際旣有以啓其情則斯民不昧其趍向不昧其趍向則中和之性自發矣此中庸之旨也立政動化之妙也

事證 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禮地官）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以刑教中則民不虣（上同）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逹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𦂳中溫公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歸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爲寒燠雨暘在國爲禮樂賞刑在心爲剛柔緩急在身爲飢飽寒熱皆夫人之所在而日用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爲灾善爲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　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

中庸𦂳問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性理門

五常 附 四端 仁 仁義 義 禮 智 信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信所以成四端○備四端而爲人人之所以各全其善也反諸身而以誠人之所以信有其善也夫人之初生孰無是善仁之端我所有也發而爲是惻隱之心義之端我所有也發而爲是羞惡之心禮智之端亦我所有也發而爲是辭遜是非之心其中莫不有是心其心亦莫不各有是端仁義禮知非由外鑠秉彝降衷均具一天夫是之謂各全其善然人有是善易於物誘仁之端發於惻隱固也孰從而充

爲不勝用之仁義之端發於羞惡固也孰從而充爲不勝用之義禮智之端發於辭遜是非固也又孰從而充爲不勝用之禮智其初莫不有是善其後乃至以物欲而戕其善廣而充之是誠在我反而求之貴能勿喪夫是之謂信有其善是知具仁義禮知而爲人者各有其天者也論仁義禮知而繼以信者貫全其天者也不有天賦之功則人之生也不厚何以獨靈於萬物不有以實之信則善之有也不固何以終全乎四端全其賦受之眞守其以實之信此四端不異乎五常而五常即以信而實乎四端者也

四端者善之綱○有太極渾淪之體有萬善總統之綱太極渾淪之體夫人之各具一性也萬善總統之綱一性之名爲

四端也蓋聖賢論人生之善有舉其全體而言者有舉其大綱而言者舉其全體而言者雖歸之一性而有餘舉其大綱而言者非無以四端則不足一性是太極渾淪之全體四端是萬善總統之大綱欲知性之原本不殊當于其太極渾淪之全體求之欲識性之發見各異當于其萬善總統之大綱求之　渾淪之全體一性是也總統之大綱四端是也既言其體又言其綱夫固皆主於發明人生之善而容可以異觀耶

[illegible]孟子四端之說○性者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然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知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其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

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可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端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立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空洞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蹴爾嘑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如是非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恭敬是非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爲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

條若此則孟子性善之說行矣

孟發四端之功○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徒見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發明四端之功是就人心上發明其功尤爲大也竊譬之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也大凡學者窮理只自身求之其初本無他物只是仁義禮智而已發於其事至於什百千萬終不離乎四端且思夫日用之間如何離得四端如惻隱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四者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不容一毫之僞又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初非待人力安排爲之皆其初

之同然也孟子以四端而驗性善豈誣也哉

法祖嘉猷二程發明四端○迺至本朝心學大明孟子四端之說見於軻書者凡二大抵皆以心爲言至明道則云惻隱之類皆情也伊川亦云人性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孟子以四端屬諸心二程以四端屬諸情夫心自心也情自情也疑若有不可移易者今二程於孟子言心處易而屬諸情焉當有何說曰心包情性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應物而動性之情也自其靜者言之則性天中具惟見其寂然不動而已自其動者言之則能定能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亦何情非性何動非靜乎心包情性則心涵動靜二程指其動處而言雖謂之情可也要未離乎孟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心也

周子中正立說〇四端之說前乎孟子未之聞也自孟子始發之孟子之言蓋得諸易易之乾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然元是善之長於時爲春於人爲仁從古而來無異說也亨是嘉之會於時爲夏於人爲禮至濂溪則以爲中利爲義之和於時爲秋於人爲義從古而來無異說也貞爲事之幹於時爲冬於人爲智至濂溪則以爲正夫禮何以爲中智何以爲正也蓋周子舉其二以該其四也春至夏而假大萬物暢茂於此名之曰中即禮之整齊處也以中爲仁之極也秋至冬而凝固萬物歸藏於此名之曰正即智之涵畜處也以正爲義之極也雖異乎

大易四德之言而實不殊乎大易四德之旨也周子之善於言易也如是夫

時文警段 四端有資於信○今夫人之生也有是仁也孰予之天予之然天能予人以是仁而不能使之不失其仁有是義也孰與之天予之然天能與人以是義而不能使之不失其義有是禮與智也孰予之天與之然天能予人以是禮與智而不能使之不失其禮與智四者天付之善端一身之綱紐當干其發處體驗擴充之嘗試反之於身如惻隱也羞惡也恭敬也是非也吾心實有是四者也時時發動特人自不擴充之耳然四者之時時發動固也而亦有正不正之分焉如暴矢愚狠便是發差了惻隱之心如苟且無廉恥便是發

了羞惡之心如含糊不分曉便是發差了是非之心一種不遜便是發差了辭遜之心平居宴處一反一正無非四端之發特在乎人體認而擴充之使之實有是善而無惡也實有是正而無邪也此信之終乎仁義禮智猶五行之土寄王於四季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四端就發立說○仁義禮智人之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性之情也今夫仁本難說也中間具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本難說也中間具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卻具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卻具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也學者因孟子所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之意

因孟子所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之意因孟子所說辭遜是非之端可以識得禮與智之意此無他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迹可見只得就其發處而體驗之卻自見得分明也譬如影正可以知表之正清流可以知源之清善乎程子有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可謂體認之親切者也以意識仁而義禮與智莫不皆然矣

五常即其四端○性之所以爲性也自五常之外無餘物五常之所以爲五常者自性之外無餘理果孰爲體又果孰爲用耶果孰爲本又果孰爲末耶是故性即五常也五常即性也稟性之初五常非不足由性而充五常非有餘得於稟賦之初而見於知覺運動之際均是理也特其渾然湛然則爲

一性謂之良心善性則為五常性即五常也五常即性也一而已矣

綺語駢珠

仁先乎四者而仁足以該是德之體　賦於秉彝之初
信周乎四者而信亦以貫是德之用　得於降衷之始
養之如元氣懼人欲賊吾之善端也　有物有則無虧欠也
愛之如拱璧懼外物戕吾之天則也　成性成能無假借也
赤子之心不失而性天常存　別而言之雖有四端之名
平旦之氣不昏而善端常在　合而言之則同一性之理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操存舍亡惟賢能勿喪也

始而賦受者此心也終而渾全者亦此心也
赤子純一者此心也大人勿失者亦此心也
養之於倥侗顓蒙之初而善性充廣
閑之於物欲攻奪之際而靈源澄瑩
操則存舍則亡吾知持其敬而已
視不見聽不聞吾知謹其獨而已

當今獻策文公指示四端○近世朱文公講明正心誠意之學毋于善端之素具者指以示人欲其親切體認力加充廣如火之燃不至於㷔然光明而不止如泉之達不至於然沛流溢而不止顧其語門人弟子有曰仁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是个斷制裁割底道理禮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是

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四者具於人心爲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一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旣指本其體之性又指其發見之情以其情之善可以知其性之無不善體認而充廣之使實有是仁義禮智而無一毫假僞於其間則以實之信於是乎在而四端之實體以全四端之實用以達矣

四端充廣之用大抵人心之體無窮而充養之功亦當與之爲無窮夫人孰不有是仁義禮智也有是仁義禮知亦孰不發爲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也是其情也有善而無惡也有正而無邪也有誠而無妄也夫何善未幾而惡隨至

正未幾而邪隨至誠未幾而妄即至往往善不勝惡正不勝邪誠不勝偽卒至人心據其位以為之主而道心反聽命焉無他亦充廣之功有間斷而不相接續耳試從其稟受之初而充廣之仁我所有由其發為惻隱者念念接續而充廣之則必有不勝用之仁義我所有由其發為羞惡者念念接續而充廣之則必有不勝用之義禮與智亦我所有循其發為恭敬是非者念念接續而充廣之則禮與智又將不勝用古人之善推所為者何莫非四端充廣之用哉特在乎人反而求之耳

人當充廣善端○世降俗薄人心梏於學術之謬四端蔽於人慾之私師儒有作敎學重崇昭昭乎天理人欲之辨歷歷

乎正道邪說之分用以啓迪人心開悟後學其意非不可嘉也然人心陷溺之久物欲封閉之甚如之何能一返其趨嚮大抵天理當存而未易存人欲當去而未易去學者撤人欲之墻以游天德之境始初用力猶未免於間斷待義理既熟利欲消盡方得純一而無有間斷也蓋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欲之心必消顧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耻之意自消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學者盍知所用心

經意總結 四端以信而全 ○ 雖然仁義禮智是四者不可一

闕也而信之一字尤四者之所資以成也蓋仁不以實則為墨翟之仁義不以實則為宋襄之義禮不以實則為晏嬰之禮智不以實則為白圭之智皆善之賊也大抵以實之謂信而信之一字通行於仁義禮智四端之中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誠使循其惻隱之心以為仁而至於仁民愛物則仁之理得矣循其羞惡之心以為義而至於除殘去穢則義之理得矣由辭遜之端以為禮至於有文以相接由是非之端以為智至於行其所無事則禮智之理又得矣德者得也合是四端而皆真實有得非信行於四者之間乎夫子固嘗語其徒曰義禮遜皆所當尚也而成之以信知勇藝不欲皆所當盡也而文之以禮樂蓋信無往而不該禮樂無往而不寓

四端終之以信而後謂之五常亦比意也管見敢援是以復
師問未審執事然之否
當廣充乎四端○雖然惻隱羞惡固仁義之端辭遜是非固
禮智之端有是端緒則出之源源抽之蔓蔓皆我所固有也
充有所不忍之心而至於仁民愛物恩被動植而仁不可勝
用矣充有所不爲之心而至於一簞之不屑萬鍾之必辨而
義不可勝用矣以至辭遜是非之心充而廣之粲然有文以
相接行其所無事而禮智亦不可勝用矣此孟子所以曰若火
始然泉始達必貴於擴而充之也歟此所以充之可以保四
海也歟愚也非曰能之願學焉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而斯矣得身楊子薛收問仁曰五常之始也問性曰五常之本也文中子

歷代事實 前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夫仁義也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修飭故受之天祐享鬼神之靈[illegible]公孫弘策制仁義禮智四者之宜將安設施弘對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同

文集精華 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遺書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上同程子曰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肢仁愛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遺書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檢防不須求索語錄伊川曰仁載此四德行而宜之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知誠此之謂信　又曰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之而已　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橫渠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知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且如以五常言之初有陰陽便有春夏秋冬有金木水火土故賦於人者便是

仁義禮智信歟又曰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已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　又曰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為五常之始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智禮樂之實者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

五常二　四端　以在人充廣之說

策題在天為元亨利貞之德其德未嘗不賦於人在人為仁義禮智之性其性未嘗不純乎天未嘗不賦於人此人所以具是四端也未嘗不純乎天此人所以踐是四端也夫有是四端也非人所能自為也而天實有以賦之也天賦人以是端未嘗有一之不具也仁義禮智猶天之元亨利貞天未始一闕則賦性於天如之何而少闕天有是德人稟是性夫是謂未嘗不賦於人然天之予人以是端也非能使之不喪其有也其踐形惟肖者人也踐形在人則配元亨利貞之德而盡仁義禮智之性性中元有是端反之學力以充廣其端以人之仁義禮智配合在天之元亨利貞高卑雖殊參合無二

夫是謂未嘗不純乎天以天而賦於人以人而純乎天自非因性事天者孰能與此

【策】怵惕於孺子入井之初是心何心也赤子之心也而內交要譽之心浴是而至則非初焉怵惕之心矣不忍一牛之觳觫形於一見之頃是心何心也赤子之心也而以羊易牛之心繼萌於其後則非初焉不忍之心矣不特此也遇其所可恥則不期於義而義生焉是赤子之心著於羞惡之間也遇其所不安則不期於禮而禮至焉是赤子之心見於辭遜之際也遇其所當辨則不待擬議而智形焉是赤子之心亦始發見於是非之正也本然之體著於發端之初苟由是而充之則達之天下而有餘用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

也賓主之禮賢者之智又皆吾性分之內物也故自其父子之仁至於仁民愛物皆我欲仁之仁也欲仁而不違於仁必不至兼愛以為仁矣自其君臣之義至於敬長尊賢是義亦我所欲也欲義而不背於義必不至貪生而害義矣由是而達辭遜之端則粲然有文以相接非禮之偽也由是而充是非之端則行其所無事者非智之鑿也圓冠方屨戴之於天地間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有是也一有未盡則惟日不足一有所愧則死有遺恨

有如怵惕於孺子入井顙泚於蠅蚋之姑嘬其所以怵惕顙泚者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也見桑梓則其貌恭聞長者杖屨之聲則其容肅其所以恭而肅者辭遜之心人皆有之也見

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茲豈非其是非之心而人皆有之乎富貴可欲必以道而處貧賤可惡必以道而去又豈非羞惡之心而人皆有之乎由其惻隱辭遜則為仁為禮由其是非羞惡則為義為智夫人而無是心則已苟有是心奚可外求而卒馳騖於利害得喪之塲湮沒於物交物之際哉

事考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公孫丑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離婁上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盡心上 朱子曰人之四端如天之四時春生便是仁夏長便是禮秋收便是義冬藏便是智不過是天地間一个生底道理 仁與禮自是个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箇收斂底意思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越嘉會是禮收藏不測是智 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以其事物之宜之謂義義之有節文之謂禮 四端是禮之發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萬理而綱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曰仁

義禮智孔子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繇人之爲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爲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旣發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遜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六

性理門

五常三　仁

以心術全體立說

名流舉業

鑚頭道備於五常而仁爲五常之冠道列於四端而仁爲四端之首故仁之爲道其體大而無不包博而無不該求仁之方不可一進詣而得其一端者聖人固以仁許之而欲執一端以盡仁者聖人固不輕許之也夫世之言仁者吾聞其說矣有曰愛人之謂仁有曰博愛之謂仁然愛人博愛得無近於墨氏之兼愛乎墨氏兼愛孟子至以充塞吾仁詆之是兼愛不得爲仁也蓋仁寓於愛而愛特仁之一事而博愛無私

是又愛之所由以流行者也是故愛人無外若可以爲仁矣
而仁義七篇則曰愛之而弗仁博愛無私若可以盡仁矣而
天人三策則曰施仁以厚之至於然欲不行聖人不遠謂之
仁特謂之難強恕而行聖人不直謂之仁特謂之近然後知
仁之爲用含愛固有不可而指是以言仁則必有不盡焉緒矣

策段 且顏子問仁則告之以視聽言動之非禮仲弓問仁則
告之以見賓承祭之事是主於敬之說也及樊遲問仁則以
愛人告之子張問仁則以恭寬信敏惠語之是又主乎愛之
說焉夫聖人之言仁非有敬與愛之異指也蓋由敬固可以
入仁而由愛亦足以造仁理固同出一於原也商之三仁固
以其去就死生之一本於道啓仲淵者之佐而亦以仁許之

聖人非濫予也糾合諸侯尊奬王室之功蓋當時之所賴雖
以仁稱之未過也欲仁而仁斯至仁其幾於近而爲之難言
之得無訒聖人且不肯輕爲司馬牛言之蓋以全體會仁聖
人之也而輕欲以全體言仁其不幾於望洋而無所適從乎
仁人心也無見於仁則雖言之同而乃所以異也有見於仁
則雖言之異而無害於同也太極一圖動靜互言豈非靜者
循仁之體而動者猶仁之用歟未可以倚靜爲言也訂頑一
銘議論角立豈非指以爲體者有見於理之一而欲究其用
者必辨夫分之殊歟未可以兼愛爲疑也博施濟衆固仁之
功用而極其全體非優入聖域者能之乎仁爲天下之公則
公誠爲仁之方而推其極致豈公即所以爲仁歟苟知情動

於性則通書正蒙與伊川之言不必拘而愛之理明矣苟知率性為道則日覺曰人曰生之言不必泥而仁之理具矣區區異同之論尚奚疑哉

今夫博吾愛達吾惠使天下舉首而戴曰吾君則誠生育我者庸非仁乎謂之仁可矣謂之王者之仁則未可今夫正爾不協率爾不逮使天下舉首而戴曰吾君則誠教我者庸非仁乎謂之仁可矣謂之王者之仁則未可今夫隨感隨應隨倡隨和粲然可觀其為仁之功者庸非仁乎謂之仁可矣謂之王者之仁則未可吾嘗觀王者之道矣則平平也吾嘗觀王者之民矣則皞皞也舉天下不知有王者則王者矣反是者霸而已知霸之為小則知王者之為大

禮記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

記表記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語里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剛毅木訥近仁孟子告梁惠王曰仁者無敵 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上 丑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告子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上 周子曰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

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通書程子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遺書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易傳問仁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便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遺書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仁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　仁則一不仁則

二哲並　張子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　五峯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訥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辭遜恭敬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語錄南軒曰愛者仁之施也而愛不足以言仁恕者仁之方也而恕不足以言仁知覺者仁之幾也而知覺不足以言仁公平者仁之則也而公平不足以言仁極廣大者仁之體也而廣大不足以言仁至親切者仁之義也而親切不足以言仁然於是數者精思而力體之則亦可以知仁矣　東萊曰無間則仁有間則暴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有間則獨私其身

烏得而不懸

五常四　仁義　以體立用行爲說

纂頭有仁義禮智四體之界限有仁屬陽義屬陰兩端之大界限仁義禮智四端之界限是隨所發而專名乎四端者也仁爲陽義爲陰兩端之大界限是以兩端而統乎四端者也夫仁惻隱之性也其德爲元其氣爲春其神爲木義羞惡之性也其德爲亨其氣爲夏其神爲火禮恭敬之性也其德爲利其氣爲秋其神爲金智是非之體也其德爲貞其氣爲冬其神爲水是四者各不同也然獨不見陰陽之貫四氣乎陰陽天地之大用也易係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舉陰陽則春夏秋冬該之矣

舉剛柔則木火金水該之矣舉仁義則元亨利貞該之矣仁至阜豐暢茂而極而阜豐暢茂即禮也義至堅凝正固而極而堅凝正固即智也仁之與禮皆屬乎陽義之與智皆屬乎陰仁義立則禮智在其中而所謂禮之會萃智之凝固非能外仁義而為之也此仁義禮知各有界限而仁義兩端又四端中之大界限也

策段 夫人有生之初各具仁義禮智專言則四事舉要而言則二事該乎四事且仁何以謂之仁也仁不足以見仁兼禮以觀仁則仁之意為易見義何以謂之義也義不足以見義兼智以觀義則義之意為易見大凡力行篤而致知當先德性尊而體認當切致知未明而力行徒銳則困體認不精而

致踐履之差者多矣仁義列於四端似無輕重也而專仁義以該四端則各有統屬也仁者仁之本體而禮者仁之節文義者義之大體而智者義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氣而並陰陽而言則四氣實揔於二氣四氣專言也二氣統言也春則陽氣之生夏則陽氣之盛秋則陰氣之生冬則陰氣之盛自四而兩以兩該四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於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兩儀即陰陽之判者也自是而生滋無筭也何物不本於陰陽哉

我朝濂溪之學得之於易而太極有圖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變合而五行具而人之類由是負陰抱陽而生焉今觀其論仁義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夫

以禮為中以智為正而列居於仁義之先者果何意哉蓋仁至禮處動容適宜周旋中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稱物平施與時為泰是仁之極致也不名以禮而名以中取其物各得所之意是亦會通之嘉美者也義至智處中高昭徹萬境融明物來能名事至能應心能處物物不累心是義之極致也不名以智而名以正取其事能有別之意是幹事之正固者也然則周子本易以論理而中正與仁義並列者中即仁中之禮正即義中之知此偏言則四事特二事也

事 朱文公云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須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　又云仁禮

屬陽義智屬陰或謂義是剛底物事合屬陽仁是柔底物事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歛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呼便是發達底意吸便是收歛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五常五　義　以處物得宜立說

策頭知在物爲禮處物爲義則天下庶無義外之見知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則天下庶盡爲義之實夫義天下之美名也行其義於天下人誰敢議其非惟其不知道則非義之義反以賊夫義是故道茍素明則以之爲義而義誠合乎天下之

公道苟未明與以之為義而義秖出於一己之私以天下之事待人而區處以天下之物待人而酬應若政事之因革刑賞之勸懲法令之變置毅然以己為之謂非勇於為義不可也然而事適其宜則無後悔事物之裁制也以義義理之昭晰也以道苟大本所在不能致察於吾身之微而當然之道聽其倒行而逆施修己之事往往視以為迂闊而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者亦忽焉而不顧乃軒軒然號於人曰吾欲以行天下之義也是果足以為義乎此行義所以達其道而士之窮不失義與夫達不離道固不可以異觀也

策段 後世人主雖知義足以信於人而不知道乃所以信其義固有務於以己行其義而其心則昧於其道而不自覺齊

威之正天下晋文之尊周室其事非不偉矣惟其未明正道之所本終於私心勝而人得以窺其矜正理泯而人得以議其譎非義之不足信也亦其平日所以自盡者未明夫道之正大若耳是故君子爲義不若篤恭而天下自平之爲至使民以義不若勉強行道有功之爲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好尚之情如此其異也不思所以揣其本而苟欲行區區之義以固結其心吾恐義有盡而人心亦隨以變矣帝者之用豈若是哉

昔者嘗觀孔子論君子不先及乎禮遜與信而首言乎義以爲質者蓋天下之公義不可須史離也一施爲一舉措皆安之而爲得有如禮之一失其宜不淪於高亢絕俗則流於惰慢

輕忽何取其爲禮遜而失其宜不陷於足恭諂佞則溺於飾詐矯僞何取其爲遜以至於信而非此則執也賊也亦奚取於信也今也知有義之不可違見諸行事必揆於義而後動夫然後事非徒事也義質於事也義非徒義也事係於義也知以義爲禮遜信之本則禮遜信雖若不一而揆之於義未始不一也

大抵天下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可爲則爲是義在於爲也苟或有所牽制而不得爲則非義矣不可爲則不爲是義在於不爲苟或有所牽制而不得不爲則非義矣義之所在執者不能由也縱放縱者亦不能由也漠然無心隨物順處理當爲則必爲理不當爲則必不爲是是非非見之既定行

之必決如着者操刀在手物至必割除去習熟纏繞之累而所行每與理相符契無有物當然而區處乃不然物不當然而區處乃或然者夫是之謂義也非理明義精何以能是哉

事宜 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遺書〕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經說〕或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　問義只是事上否曰內外一理豈待事上求合義乎〔遺書〕　問配義與道曰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以言合謂未養時言也〔孟子解〕　張子曰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正蒙〕　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義則

在心也　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　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義如一柄刀事到面前便割制了　義有裁制斷割意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

上蔡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不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並語錄

五常六　禮　以內全恭敬立說

【策題】有禮之本有禮之文禮之本恭敬之在內者也禮之文恭敬之在外者也盡禮之本而養其在內之恭敬立禮之文而達其在外之恭敬此禮之以所為大自昔聖人知夫禮無

本不立反之内心而蘊蓄之忠信禮之質而盡吾之忠信德行禮之基而盡吾之德行孝弟人倫禮之根柢而盡吾之孝弟人倫不囿於躬行而撥其本也不戕賊於性天而傷其本也如是則其本以立又知夫禮無文不行達之外飾而顯設之制度非苟作也而禮在制度文爲非苟設也而禮在文爲聲名物采非苟鋪張也而禮在聲名物采不徒示人以朴而嚴其文也不徒教人以野而後其文也如是則其文以行本立而恭敬之體内充文達而恭敬之用外備禮之不廢於天下也有由矣

策問天生夫子於晩周木鐸聲揚杏壇教設平日之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平日之所以教博文約禮而已人謂問禮如

夫子知禮如夫子過庭訓禮如夫子嘗有鬻人可喜之論及觀告顏子克己復禮之目則有四非之戒平時自處鄉黨之間則皆中禮之爲是何禮不專在於玉帛而惟取於恭敬耶蓋恭敬者禮之實也恭敬在內則非禮之事不設於內恭敬在外則中禮之事必著於外內無非禮而立禮之本外皆中禮而達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二者誠不可偏廢然亦未始主末而勝本尚文而勝質也

我朝先儒輩出師學有傳横渠教人必使由禮而入蓋禮者恭敬之寓也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即其君臣則於仁敬而止焉即其父子則於慈孝而止焉即其內外長幼之序則或交或恭或順或睦而備焉禮之爲用孰有舍是而能

立者故用之於身則動容周旋不勉而中者一身之禮也刑之於家則閨門有章宮庭有度一家之禮也朝廷以正百官以治一國之禮也卑不踰尊疏不踰戚出入相友相助風俗不犯不爭天下之禮也人心收斂於此人道植立於此人羣綱維於此人治主宰於此橫渠教人必先以禮使初學有所持循而入終至於成德達材之地誠有見哉

易之有履取踐履之意也天位乎上澤位乎下分一定於爻象之間而禮以立矣君子於此辨上下而定民志則禮之在乎踐履也可知矣至於聖人係辭則以爲德之基以基言者得非底止於此而後可以入德進道耶與時荀卿子略識此意其論禮詳矣而必指其所謂止者蓋法之大分類之綱紀

固天下之所不得踰越者也儻學者體之於身而知止於恭敬焉則其進德入道也孰禦荀卿之止即易係之基歟

【訂補】皋陶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書皋陶謨）湯以禮制心（仲虺之誥）周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周禮地官）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禮記王制）王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論語顏淵）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論語學而）君子以禮存心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盡心）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　荀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易履）中　伊川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衣服器用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

時于斟酌損益之耳　晦庵曰禮爲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

五常七　　智　　以內金明哲立說

策題 知金水內影之說則知蘊是智之體者在內知火日外影之說則知充是智之用者在外夫智非有體而無用也蘊之在內者爲智之體發之在外者爲智之用其體則聚靈於心物來能名事至能應天下之公是者吾從而是其所是天下之公非者吾從而非其所非規矩誠陳不能欺以方圓權衡誠設不能欺以輕重此人心元具是知之體也其用則資

養於學明之作哲聰之作謀撤其私智之蔀而靈源不汩破其私慮之藩而靈臺不昧燎原之火其燄燭天當空之鑑其光滿室此人心貴充是知之用也然則有是智者天也充是智者人也內蘊是知其體本全外充是智其用愈大此智之所以不能掩也

策要 故嘗謂禮智而智與睿知之智不同禮知之知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就其本體而言之也睿知之知是聖人之德無所不能者就其充養而言之也人性之德何者非資充養而後成者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就其端而充養之則為不勝用之仁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就其端而充養之則為不勝用之義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就其端而充養之則為不勝用

之禮仁義與禮皆然也則于智何獨不然哉是非之心元具於稟受之初鑒辨之明不昧於平旦之始苟能充之以學問養之以誠敬人欲之累物慾之私卻之而不留擯之而不存則私慾淨盡天理融明是是非非當有如燭照龜卜之莫逃者此致智之切尤爲有益於眞知之見也

四端仁爲大智亦爲大仁貫四端仁之用爲大者也智終始四端知之用亦爲大者也然仁貫四端以其元爲善之長而元包四德春爲氣之首而春涵四氣夫人皆知之也至於知終始四端往往剥而復消而長其機緘神其造化深或者未之知焉蓋仁也義也禮也皆藏在智之中也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卻藏元亨利於其間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卻藏春

夏秋於其間故四德無貞則元無所從起四氣無冬則春無所從肇易曰大明終始有終即有始智者人心之大明也其終四端而始四端者獨有異於此乎

大抵具此智者非難充此智者爲難具此智者天賦之本然者也充此智者學力之當然者也夫人之生莫不均具是智其所見宜不殊也而回之知聞一智十賜之智聞一知二何哉蓋有生而知者有學而知者有困而知者生而知者上也困而知者下也至若中人之質等而進之未可與生而知者並抑而退之又未可與困而知者比是乃所謂學知者也故有非常之學力則有非常之明智中庸曰好學近乎智蓋充智莫大乎致知致知莫大於好學由好學而爲智則智斯近

矣

事證 朱文公云禮智之智與睿知之知不同禮智之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之知是充質得較大底譬之火焉禮智之智如火之在爐中者睿知之知如火之照天燭地者　欒城曰今夫世之言智者吾知裁處變故而無難揣量事物而無隱是謂非智不可也然徒謂之智而無所本則殆將爲私爲鑿爲自私爲詭譎傾覆而不惟正之底嗚呼此孟子所以歸之于聖也夫苟至於聖則其得先得其行安行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也其遇事也無處而不當其遇人也無率而不治知之用有大於此者哉

五常八　信　以虛實博約立說

【集覽】知以實之謂信則信若無而實有知循物無遺之謂信則信似約而實博夫信非空虛無用之物也體事而事由之以立體物 而物由之以存四端名爲五常者以其信列乎其終也五常終之以信者以其實有是理也實有是理則當實全是理實有是理在理本無僞也實全是理在人亦無僞也理本無僞在仁而眞爲惻隱之仁在義而眞爲羞惡之義在禮而眞爲辭遜之禮在智而眞爲是非之智何理之實如之人亦無僞本惻隱而眞實爲仁本羞惡而眞實義爲本辭遜而眞實爲禮本是非而眞實爲智尚敢虛僞於其間哉以理之實而信其仁義禮智之不可誣以人之實而充其仁義禮智之所當盡此信之所以爲大也

[illegible]蓋嘗深思夫信之爲義而詳質於孟氏之書切以爲是信之理列於五常孟氏之論宜兼舉並言而四端之諄切獨闕之者何哉蓋天下實然有此理也而後信之用以形聖人欲全是實然之理也而後信之名以立是理全則是信著是理泯則是信亡以此知信者蓋因是理而自見理者非外有信之可求孟子所以闕之者非不言也蓋即仁與義而實則信在於仁與義即禮與智而實則信在於禮與智井之和乎五味土之旺乎四季皆是意也孟子於四端不言信即五常之兼言者也　天下之理似虛而實似約而博者不可忽也夫以形索之是理安在以心體之實焉可誣吾夫子論忠信而謂之見其參於前子思論誠而謂之洋洋如在左右誠以

有此理則有此見有此見則有此信蓋有不可揜者孟氏之論蓋亦得諸心傳之微而私以淑諸人學者其可不察哉惟能反求諸心極力學問以平日涵養之功而盡吾實然之理仁以事親義以從兄使仁義不至於虛拘知斯二者以實夫智節文斯二者以實夫禮使禮知不至於虛設在彼者既皆眞實之理在我者又有能實之道則根於心而成於信而所謂有諸已者眞有之矣

大抵天下之理覺悟於梏亡之餘者其見為愈實體察於人慾既除之後者其實為愈明吾將使人益知信之不外乎此身而此身之益當自反者正理復之時也何則人之至善以慾奪之則至善非我有矣今也天良還於方寸之間性地全

於純一之境是至善吾得而有諸巳也至善有諸巳則至善之實著至善之實著所謂信者不在玆乎見吾身無非此理見此理無非此信謂之信者不出乎有諸巳有諸巳者非外有所謂信容察於心悟之初默踰於妙不容言之表信果不在吾身之外也吁學者之於理又奚俟於他求哉

集義程氏曰性者自然全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又曰學貴信信在誠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司馬溫公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通鑑　李文傳曰天不信則不能成歲地不信則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

不信其華不盛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熟冬之德寒寒不信則地不剛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況於人事乎　游氏曰人而無信以輗軏爲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無信則中無所主矣以之爲仁則蹩躠而已以之爲義則踶跂而已爲智則誣爲禮則僞無所施而可也　又曰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